

秦岭小城镇安

名家走笔

“一山未了一山迎,百里都无半里平。宜是老禅遥指处,只堪图画不堪行。”贾岛这首七言绝句,道尽了我家乡陕西镇安的山川地理风貌。遥想1000多年前,“诗奴”贾岛当和尚受不了管束,科考又累举不第,吃喝两愁,穷困潦倒,只好穿行在秦岭南北寻找机遇,当然,也是在昼摸“诗意栖居”之地。他在镇安写下这样一首诗来,明显不像是赞美河山——当时的贾岛大体是没有这个心情的,倒像是走得有点喉长气短,不禁抬头向远处一看,一声长叹:哎呀,还是山,怎么走,哪里是个尽头啊!他“随意”写下几句大实话,遂成千古绝唱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贾岛当年看见的镇安“现实”,依然是我的现实。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自然环境,仍是“宜是老禅遥指处,只堪图画不堪行”的秘境。上世纪70年代初,突然有了一条公路,每天跑着很多军车,是进一个叫木王的原始森林拉木料,去更加遥远的地方修铁路做枕木。开车的都是解放军,对老百姓很好,空车进山时,有老乡要搭车,他们也会“捎一程”。我第一次“坐车”,就是军车。那是在老家柴家坪的沙河滩上,每晚都会停几十辆绿色“小嘎斯”或“大解放”,在那里洗车、加油、修理。我们老想靠近一些,哪怕是驾驶员撩起句河水擦玻璃的场面,也觉得好看得一直看不够。当然,更想偷偷爬上车,让人家拉着在沙河滩上走一段。有些胆大的孩子竟屡屡“得手”,并且到处炫耀。我胆子小,试了几次,到底没敢爬。我大舅后来跟驾驶员们混熟了,竟然将我和我哥抱上去,等人家洗完车,从河边开到队列里停靠,能走五六百米远。那个激动简直难以言表。谁知车发动后,在沙滩鹅卵石石面上如“摇摆舞”一般扭动起来,我兄弟俩被摇得从车厢左甩到车厢右,从车厢前甩到车厢后,脑子嗡地觉得大致是不得活了,从此很是怕过一阵坐车。

再后来,车就满世界乱跑了。公路也是大树分叉一样,延伸到无尽的沟壑山梁,后来甚至是“村村

通”了,人便被车拉到天南地北,走动得不舍昼夜。而在此前,很多人活一世,都是没能走出方圆百里地的。进过一次县城,就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。

我到县城工作时,也有点不相信这公路和汽车满世界蔓延的现实已是我的世界。我们再也吟不出贾岛“一山未了一山迎,百里都无半里平”的诗句,因为我们失去了那种生命体验。羊肠小道已苍茫岑寂,而繁华都市转瞬即至。交通工具的改变,让地球都几乎成为一个“村庄”了。我们不可能再像贾岛一样,骑一头瘦驴,去推敲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的微观静谧了,我们在“一日千里”“风驰电掣”。古都长安与小城镇安,曾经是怎样一种“万水千山”的阻隔啊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县长去省城开会,骑一匹骡子,警卫员要随身背一根“汉阳条子”防土匪,晓行夜宿,10多天才能打一个来回。而现在洞穿秦岭的隧道,仅18公里多一些,去西安办事,返程时让家人焖饭炒菜,车到门口,砧板上的腊肉刚刚出锅。

而这几十年为改变“终南奥区”的闭塞蛮荒,山民们是付出了怎样的劳作与牺牲呀!每每行进在像血管一般丰富的山区公路上,总有一幅民工为修路付出生命代价的场景浮现在我眼前。少小时,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牺牲,只有多年后“风驰电掣”在这些通衢大道上,才领悟到牺牲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。

小城镇安,是勾连汉水、巴山与八百里秦川的一个驿站,她温婉娴静地侧卧在秦岭南麓,既吮吸大秦岭的雨露甘霖,也为汉江源头注入了滚滚河流与溪水的琼浆玉液。天然的地理优势,形成了秦楚文化的深广交汇。缘长江、汉水潮流而上者,大多在这里止步,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越过秦岭、完全进入北方去生活的准备。而从秦岭以北翻越过来讨生活的人,有些也未完全适应南方,便在这里盘桓、生息。尤其是春秋战乱与秦王暴政时期,“避世者甚众”,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个“宜居环境”,数千

年延绵不绝。直到改革开放,那个被“掀起盖头”的时期,我恰恰是小城一员,不仅目睹了她的剧变,而且也是“新潮滚滚”剧中人。谁还没年轻过?那时我们穿喇叭裤,留长发,戴蛤蟆镜,双手撒把蹬自行车,大冬天挽起袖子把手表亮出来,三五人一横排,勾肩搭背唱着正在大街小巷流传的歌曲《流浪者之歌》,招摇过市,深遭长辈痛惜:这些年轻人算是报废了!我们却以“小城风景”自诩。快乐,狂想,追梦,我们是小城的“流量”——身影始终在流动的那个“量”。更有比我们时尚十倍的外来客,也让我们目瞪口呆,倍感寒惨。就这样,几年间,不知哪来的如潮人流,竟然把小城发往西安的班车由一天一辆坐不满,汇涌到见天几十辆不够坐。很快,又通了铁路、高速公路,小城也反复梳洗打扮着,做了“西安后花园”。

这个“后花园”在200多年前曾得到过一次修葺。一个叫聂焘的湖南进士,被任命到镇安做知县。他来了并不安心。那时一县的人口,比如今一个村子的人都少些,且“道路崎岖,多有虎患”,出门连抬轿子的人也雇不下。聂焘,一个鲜活青年,寒窗苦读,进士及第,被朝廷“空降”至此,自是有点“锦衣夜行”的怅然若失,立即生出“去意”,思想波动到甚至欲回老家跟父亲学中医去。他父亲聂继模却是一个明白人,说这穷僻小邑,恰是儒生励精图治之地。老父亲几番来信鼓舞、诫子,仍不放心,又亲自从湖南赶到镇安,耐心劝服,并为民治病,包括监狱犯人。半年后,父子共同会诊出“山民目不识丁、见识浅陋、贫病交加、饥寒盗心”之综合征。开出方子:启学堂、招游民、垦荒田、修水利、兴蚕桑、倡集市、设义仓,令人口大幅增加。并从文化层面编纂县志,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,旌表先进,以文化人。“奉调”离开时,父老“扶藜哭送”,以至聂公泣不成声,直觉得值了!这段历史,已然成为一个县深厚的文化资源。至今还有一台讲述聂焘知县故事的花鼓戏在传唱。聂焘的故事,也激励着一代

代小县人:不要自感卑微,不要嫌弃舞台小,关键看你能唱出啥戏来,是不是个当主角的料。

在这片大地上,主角既是文韬武略者,也是芸芸众生。包括县城的建设过程,我就亲历过许多故事。每每走在河边逐渐形成的几十道美丽街景中,都会使人想起难忘的过往。历史正是这样一笔一画写就,如画的江山里犹如星空,总见无尽的奉献与牺牲者的眼睛在眨动。正像一代代走出大山去闯荡世界的人,一拨拨多是两鬓斑斑甚或两手空空归来者,但又有更加活跃的生命,抖擞着精神“风驰”而去。一个小县,一座小城,便在这种屡屡升腾的生命气象中,日渐盛大起来。

镇安的发展,在我经历的几十年,已然沧海桑田了。到上世纪末,镇安人口已发展到近30万。人类的高频率活动,一度带来生态失衡与危机。那时我已调到西安,每每回乡,都看到河水被淘金船、采砂船翻起,壁立千仞的山石贡献着自己的粉身碎骨。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不能怪山民向山水讨生活。这个过程与代价,也许是不可逾越的。人类认识现实与自然是需要时间与教训的。但历史终于跨越过来,让县域内的众多河流得到修复,大地在几番震颤后,全然恢复了绿色,甚或成为“天然氧吧”。有着明代古建的道教名山塔云山,旅游旺季以至到了上山需要预约的情势。而原始森林木王,一个当年“万径人踪灭”的地方,也成了“吸粉”宝库,任多少人撒进去,亦不显喧嚣拥挤。游客活动在县域内的哪一片绿色海洋中,只有盘旋在空中的鹰知道。家乡有一句广告词:“小城镇安,来安去安!”这句话遍布公路铁路沿线,尤其是让西安的公交车拉着满街跑。我觉得这个创意好,谁让镇安是她的后花园呢。

(陈彦,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剧作家,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《主角》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)

杂碎汤



忆董传

文／周峰

春来是事暖云道,流光月露烟水迢。白衣不恣乘风起,一腹诗书胜紫袍。

许多时候,我以为那些读过的书,会如云烟般湮没于记忆,殊不知,它们竟全都潜移默化入自己的生命。

那一个个温暖的笔触、一段段美妙的词句,除却沁人心脾,亦可舒怀解愁。或与书中人物神交对话,看看他们不同的活法,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添砖加瓦,让思维和眼界更加通达。

纵观林林总总的历史长河,每一个人物都有他们无比精彩的出场时刻,我们在书中为他们惊叹扼腕,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典籍里上下求索、孜孜不倦。

公元1064年冬,苏轼由凤翔调任汴京,途经长安时特意去拜访了旧友董传。当他看到这位住着破旧茅屋、粗布芒鞋生活贫苦的故人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然而,在一番交谈过后,他却发现这个将鸿鹄志和书卷气融进血液,无论经历什么都从容不迫,不会慌乱失态,不会卑微于尘埃的人,有着多么丰盈的灵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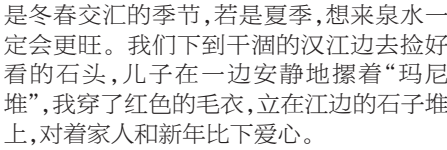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他转悲为喜,写下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厌伴老儒烹瓠叶,强随举子踏槐花。囊空不办寻春马,眼乱行看择婿车。得意犹堪夸世俗,诏黄新湿字如鸦。”这样的千古名句,将董传的气质风骨和读书人的优雅从容展现无遗。

他明白,只要董传不自弃,就没人能将他击垮。那些像他们一样不被命运温柔以待的人,要在被风雨侵蚀的坎坷流年里为自己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,就一定不能在痛苦和磨难中倒下。

无论是逆境中的豁达,还是超然于物外的潇洒,一个人书读得多了,便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,而那所有看不到头的苦楚和寄托了前途希望的归属,都将在诗书中升华。

(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)

边走边看



春节过后,错开节假日免费高速公路的拥堵,我们一家三口踏上交控人自己的幸福高速公路,前往安康一座俗称为“石泉”“十美”的小城,开始我们的蛇年第一旅。先生总习惯把旅行安排在节后,这样能较好错开车流、人流高峰,不至于去哪都人满为患,可以尽情享受一场安静美好的旅行。

石泉,是一座以石缝中泉水命名的城市。汉中素有“陕西小江南”之称,而古泉老街的景致,除去家家户户少了一只镇宅猫咪,其他真可谓称得上是再现江南!想起那年,我曾在烟花三月与先生一起下过扬州,江南春意盎然的美景令我至今流连忘返。此时,踏着石泉古街上墨青色的石板,先生说若能再下些细雨,便是又一条江南的烟雨小巷了。

于一处古玩店,淘到一串爱不释手的白菩提。儿子慷慨抢着付款,这是我蛇年收到的第二件来自“皮夹克”的礼物,幸福之感非言语所能表达。继续往古街尽头下到汉江畔边,随处可见石缝中冒出细细的泉水,正是冬春交汇的季节,若是夏季,想来泉水一定会更旺。我们下到干涸的汉江边去捡好看的石头,儿子在一边安静地擦着“玛尼堆”,我穿了红色的毛衣,立在江边的石子堆上,对着家人和新年比下爱心。

绕过杨柳镇碧波荡漾的秦巴山水,在中坝峡谷的深处寻一根千年古藤,有那么一瞬间,我动心想带回一块长着青苔和水草的小石头到延安养。然而担心陕南的青苔不一定适合在陕北生存,只能作罢,美好的事物应留在属于它的地方。

进入有着“北国奇观”之称的柞水溶洞,体会亿万年来自自然力量塑造的天然佛景,感受秦楚文化历史的交融碰撞,置身其中汲取禅意,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渺小、自然力量的恢弘和伟大。儿子在迷宫中发出惊叹,我只觉得自己像是仙女进入神仙地域一般,竟是想永远都留在这座世外桃源了。

小心翼翼越过穿过水毁后正在修复的蔡九路,实地感受了去年水灾对蓝田人民的冲击。没想到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后面

的“文公岭”!那弯弯的山路如巨莽般上下盘旋,上山时我的心便开始发怵,下山的路更是险峻陡峭,还存有积雪。我一度紧张,沿途始终拽着先生的衣袖,终于捱到山底,远远望见一个叫“葛牌”的高速公路收费站,我们像是看见亲人一般急速狂奔过去。

蓝田一行,让我不由得感慨自己原来竟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!”这些年,我所在的城市延安随着交通的发展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身处其中,只觉得那是一种随着时间变迁的自然发展。然而这样的一次旅途,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灾害带给人民生活的不便,更看到了灾害之后,交通人为修复损毁道路付出的努力,真正明白了“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”,同为交通人,也因此更觉责任在肩。

到达蓝田的千年古刹“水陆庵”时,正逢当地元宵节前夜。踏着新年的余温,有幸取到两串车挂“平安福”,一串送与朋友,另一串留给自己。爱不释手的刹那,

朋友也仿佛心有灵犀刚好发视频过来,于是我又少不了一顿恰如其分的夸功和炫耀。

元宵节当天,我们拜访了陈忠实先生的老家——白鹿原。老先生已西去远游,偌大一片平原,遍地商业,令人唏嘘。归来时,我决定翻出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重温,去到老师的笔触间,感受那时岁月。

当我提笔写下蛇年的第一趟旅程,回想起旅程中遇到的那幢无人居住、陋室空堂的小院。我想到:很久、很久以前,小院的屋内一定也曾有欢声笑语,有袅袅炊烟和饭香,有父亲卸耒农具的声响,有母亲喊孩子吃饭的呢唤,耕牛在牛槽中摩娑着啃草,门前小溪的鸭子,把头深深地探进水里……芸芸众生、浩瀚生命周而复始,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作别过去,成为长大后再无归期的游子。我们要做的是:珍惜当下生命中的人和事物,放慢脚步,享受每一段旅途人生,让生活不再内耗充满阳光。

(作者供职于靖富分公司)

一路行吟

——读《守心如玉》有感

文 / 刘小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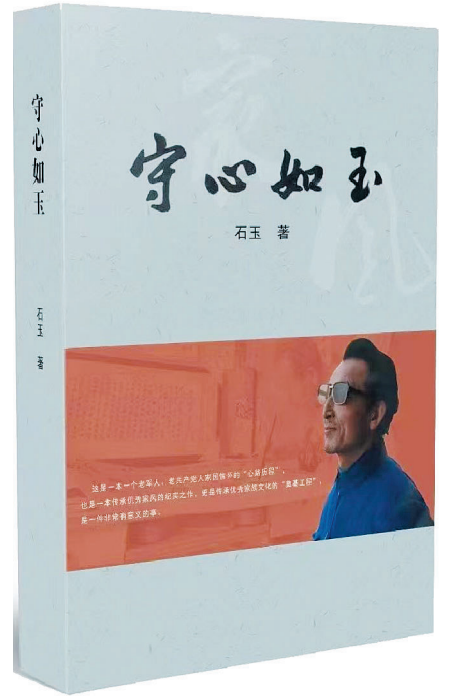
文集用相当篇幅记载了自己行走祖国东北、西北诸多城市的感受,有人文景观、有历史钩沉,但更多的是对公路事业发展的思考和认识。正是这一路的不停歇,开阔眼界、拓展思维,为麟游公路事业的规划、筹谋和发展的前瞻性插上了翅膀。

石先生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。他时刻告诫自己和后辈儿孙,要擅于读“无字书”,到实践中去读懂人生这本“无字书”,体悟生活的真谛。学而思,致用,他以实践指导政治思想工作,形成独有的工作作风,他是一名杰出的政工干部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石玉先生多次组织家庭会议,围绕家风教育孩子们在各目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,提醒其把持处事的底线原则,提高做人的精神境界。这是一个父亲对家庭教育履责,更是一个老革命、一个政工干部的家国情怀,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。从文集附录中几篇后辈关于家风、家教传承的文章,不难看出石玉先生对晚辈精神长相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。

《守心如玉》中还收录了作者撰写的部分悼文,多是为亲朋好友和长辈所做,字字珠玑、饱含深情。

“勤俭、自立、诚信、负责、宽容、大度”这是石氏家族的家风,也是作者在岁月奔袭中提炼出来的人生真谛。一部文集,汇集了石氏家族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的生存智慧,作者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阅历,凝练成



了家族尊崇的家教家风,指引子孙后代知来路,知去处,坚定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。

生命之河奔流不息,石氏家族在践诺中自律和他律,传承家风,教化后人,使得一个家族向阳而生,这种自觉和清明,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精神谱系。

在有为中谦虚谨慎慎无为,在无为中奋发前行求得有为,达到人生的圆满,这就是石玉先生和他的《守心如玉》给我的启示。

(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)